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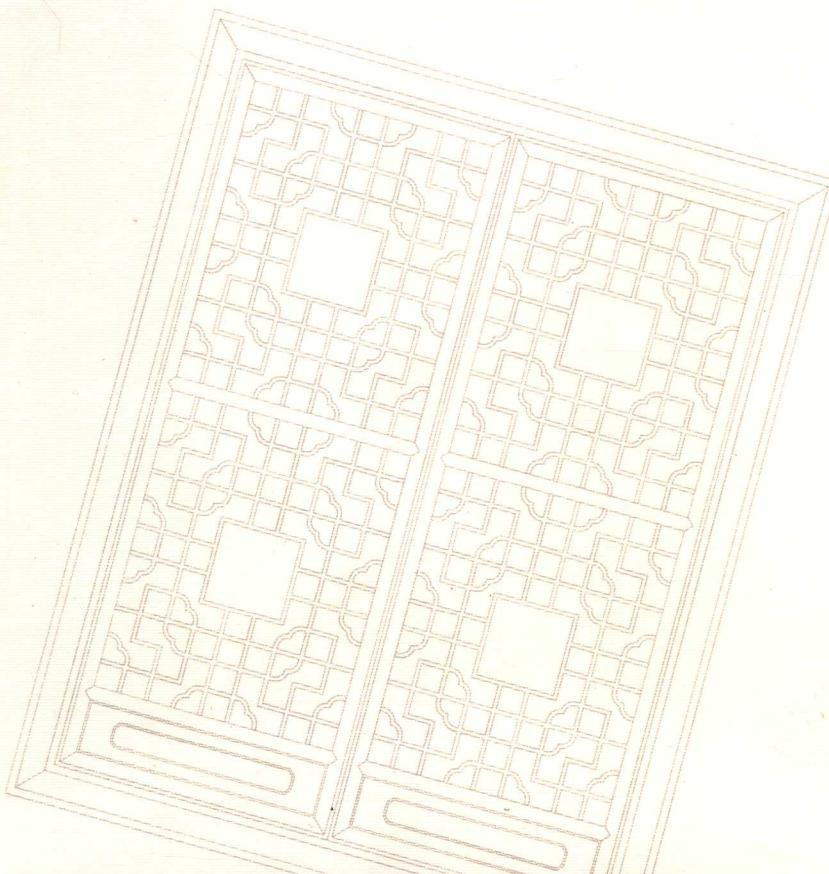
中国文化遗珍丛书 古建筑卷

门当户对

中国建筑·门窗

The Door and window of Chinese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刘枫◎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中国文化遗珍丛书 古建筑卷

门当户对

中国建筑·门窗

The Door and window of Chinese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刘枫◎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 刘枫 200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门当户对：中国建筑·门窗 / 刘枫著.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6. 12

(中国文化遗珍丛书)

ISBN 7-205-06029-X

I . 门… II . 刘… III . ①古建筑—门—建筑艺术
—简介—中国 ②古建筑—窗—建筑艺术—简介—
中国 IV . TU-09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5) 第159991号

出版发行：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110003)

印 刷 者：辽宁印刷集团美术印刷厂

幅面尺寸：170mm × 230mm

印 张：11 $\frac{1}{4}$

字 数：200千字

印 数：1~5,032

出版时间：2006年12月第1版

印刷时间：2006年12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刘一秀 李嘉佳

封面设计：曹小冬

版式设计：王珏菲 李淑兰

责任校对：侯俊华 徐丽娟

定 价：36.00 元

销售热线：024-23284324 024-23284300

前言

绝大多数的建筑都有门窗，中国传统建筑的门窗在《营造法式》和《营造则例》中属于“小木作”，但是，中国传统建筑中，门窗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的功能性和象征意义具有非同小可的重要性。

中国古建门窗源远流长，史籍记载：“上古穴居而野处……”“民无定所，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根据考古发掘，在先民穴居和巢居时期，门窗就出现了，门表现为出入的通道，而窗通幽，集采光和通风排烟功能于一体。今世可见的最早的门窗实物是在汉代的明器和墓葬上面，那个时候的门窗已经具备了后世门窗大多数的构成元素。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进步，到了明清时期，中国传统建筑的门窗的设计与制作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琳琅满目，圆润瑰丽，成熟雅致，集历代木作艺术之大成。

中国传统建筑门窗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动载体，是重要的文化遗产，它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物质形式、文化特色和艺术特征。重视现世生活的功用性，具有很强的农耕特性和宗族色彩，崇尚自然，推崇素雅、朴实、自然，具有自然本色和天然去雕饰的审美趣味。中国人一方面注重道德规范、注重和蔼、伦理至上，人格上坚韧执著、强烈责任感；另一方面也追求诗情画意，顺其自然，具有外儒内道的特色，而这种人生观和生活趣味也反映到门窗的制作上来，形式和内容上，大都具有或突出了

教化的意义，雕刻、匾额、楹联等等更是能在供人欣赏之余，从内容上起到警世、自勉、烘托和点题等作用。

歌德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其实，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它何尝又不是流动的音乐，中国传统建筑的涓涓细流千回百转，不断汇集和壮大终至洋洋大观，博大深宏，构成一部辉煌的交响。

可以说，传统建筑门窗，它既是建筑的出入口，也是我们登入传统文化殿堂，探索其堂奥的入口，当我们透过那或玲珑剔透，或庄严肃穆的门窗去追寻隐匿在其背后的渊源所在和文化血脉时，我们就会发现中华文明那一脉相承的精髓所在。

如今，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一座座古建筑灰飞烟灭，它所承载的历史、艺术、科学的价值，以及千百年风雨雕刻留下的岁月幽思和先人的印记一并化为乌有，后代将如何看待这样的劫难。

我们探索中国传统建筑的美，追寻它承载的文化精神，梳理中华文明的一条血脉，也希望有更多的有识之士和更多的良知，来珍惜和保护我们宝贵而又珍稀的传统文化。

作 者

2006年11月

目 录

● 前 言

● 壹 源源深远——门窗的源流

● ① 第一节 发古幽思——门窗与传统建筑
的文化精神

● ② 第二节 岑寂悠远——门窗的源头

● ③ 第三节 日臻至善——发展与流变

● 贰 天工巧夺——门窗的基本构造

● ④ 第一节 精美绝伦——隔扇

● ⑤ 第二节 各具风神——门窗的结构类型

● ⑥ 第三节 匠心独运——制作与安装

● 叁 广大精微——门窗的实体形态

● ⑦ 第一节 吐纳流转——门的实体形态

● ⑧ 第二节 窥望聪明——窗的实体形态

⑩肆 精深广博——门窗的文化形态

- ⑩❶第一节 绚烂深宏——门的文化形态
- ⑩❷第二节 借景寄意——窗的文化形态
- ⑩❸第三节 别有意蕴——门的陈设

⑪伍 驱邪纳福——门窗装饰的吉祥 符号系统

- ⑪❶第一节 千年牵念——起源和发展
- ⑪❷第二节 寓意常在——中国传统吉祥
图案的分类
- ⑪❸第三节 沧海拾贝——吉祥图案举要

⑫后 记





壹

渊源深远

——门窗的源流

第一节 发古幽思

——门窗与传统建筑
的文化精神

身是庵儿，性为庵主，耳目便是门窗。

壁中为舍，腹是厨房。

心是当厨博士，运水火、炼就元阳。

心宁守，依时饭熟，盛与主人尝。

休出庵外去，些儿迷路，难奔家乡。

端然庵内坐，修补中央。运就金梁玉柱。

透清风明月灵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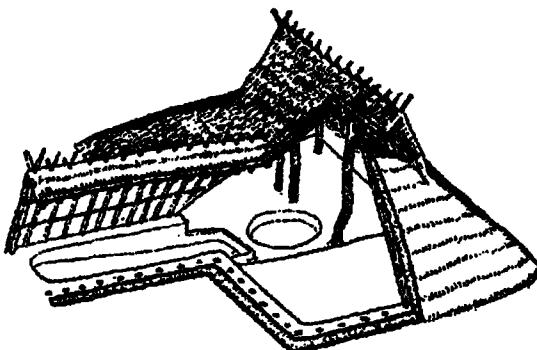
安然坐，不摇不动，怕甚恶风霜。

——无名氏《满庭芳》

这首无名氏的《满庭芳》写的是房屋形态的人，也可以说是拟人化的房屋。中国的建筑文化，也充满了这种身心化、伦理化、现世化的色彩。而门窗，则作为建筑的点睛之笔，集本体功能、象征意义、教化功用和风俗承载于一身，成为中国传统建筑上极为可圈可点、可赏玩、可品味、可深思的篇章。

中国人的建筑，向来就是这种人本的建筑，从来没有为了所谓绝对的理念而修建的建筑，而是充满了对现世生活和大自然的亲和感。

我们知道，门窗，是最寻常可见的建筑组成部分，除了一些特殊的建筑物如纪念碑而外，绝大多数的建筑物都有门窗，无论是古代或现代，无论是官府宫廷或寻常人家，也无论城市市井还是乡间山林，出入往返，启



半坡一号方形大房子复原图

闭之间又有哪一处不是由门而始，至门而止？称孤道寡也罢，出将入相、贩夫走卒、渔樵耕读也罢都概莫能外。感慨感悟也罢，批判反思也罢，门所沉淀蕴积的历史传统、文化演进和民情风俗，都是惹人遐想，发人深思，令人慨叹，催人追寻的。

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大哲学家老子在《道德经》中说：“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户是房门，牖是窗窦。开凿和建造门窗，才能使人出入其间，通风采光，内外畅达。《诗经·陈风》：“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所说的横木为门既是表达安贫乐贱的思想情绪，却也道出了简陋之门的形态。而《易经》中的“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谈的显然已经不只是门窗的问题了。

我们探询窗的起始，从历史的迷津中寻找始祖的生活踪迹和生存状态；我们梳理门窗的演变，在民族文化的长河中观照民族心灵跳动的脉搏；我们整理门窗的家族世系，在幽暗的岁月长夜中洞见自己所在的坐标；我们抚摩古代门窗的孑遗，于尚存于世的一鳞半爪中感受古人的呼吸和玄思。



要真正了解中国传统门窗，不能把目光仅仅局限于门窗的具体形态上，必须从了解我国传统文化精神入手，认识我国传统建筑所反映和承载的文化内涵和意蕴，从而把握传统门窗的美学价值和文化内涵。

世界各个文化体系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建筑文化也是如此，建筑作为重要的文化标志物，包含有重要的、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蕴藏有宝贵的民族精神基因。

我国的传统建筑文化，也正是这样一个重要的文化遗产，它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与源之于希腊、罗马的西方建筑文化并行不悖，齐头发展，逐渐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物质形式和文化特色、艺术特征。

与西方建筑相比，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具有如下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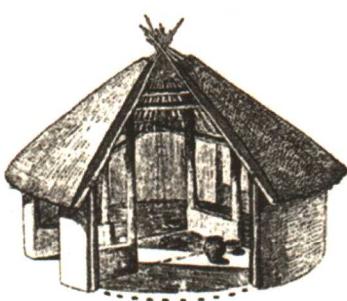
一 现世性

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建筑，都强化建筑的纪念和象征特性，用建筑的方式来表现和实现对绝对观念和超自然力量的追逐，展现神性的、超验的力量感、神秘感，追求建筑的永恒性和对时间的超越性。

相反，中国建筑向来就显示了一种现世生活的色彩，与西方建筑的纪念性、震撼性的视觉效果不同，中国传统建筑重视现世生活的功用性，不注重单体的庞大、巍峨，而重视和习惯于建造由单个建筑组成的院落，是一种群体的建筑样式，其节奏是舒缓、庄严逐步展开的，具有特有的恢弘气势和气派。而且，中国的建筑，不管是宫廷建筑还是宗教建筑，不

管是公共建筑还是私人宅第，都基本上是住宅性质的建筑，具有现世的功用性质。

不追求永恒，或者说不追求建筑的永恒性，也反映在建筑材料的使用上，与西方多使用砖石相比，中国人自古就善于和喜爱使用土木材料，即使使用砖石材料，也是作为辅助性质的，即使是



半坡二号圆形大房子复原图

城墙上的砖头，也是包装用的，中间一般还是夯土。我们也鲜有废墟，没有西方古代建筑那种发人幽思的废墟，像希腊神庙以及大歌剧院、斗兽场等等，相反，我们的建筑虽然许多都灰飞烟灭了，但有许多却依然存在着，经过修修补补、重建改建，虽然外观几经变化而名号尤在，这也许是 我国传统建筑的一个较为独特的现象吧。

二 农耕性

中国历史的大陆性农耕生产方式，对中国的建筑甚至城市生活有着重要的影响，就不用说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哲学艺术等的深刻影响和制约了，甚至现在有的城市还存有农村大集市的余韵。首先，缺少公共建筑。除了宫殿、官署、寺庙等以外较少有公共建筑，如西方建筑中的竞技场、图书馆、剧场、公共广场等，这是农业文明与城市文明的明显区别之一，作为小农经济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社会，对公共生活方式并不产生迫切的需要和强烈的欲求。其次，宗族色彩。所谓“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注重家庭、家族聚居，这也间接促进了院落群落建筑特色的形成。第三，崇尚自然。农耕生活方式的影响，形成了对自然的亲近和依赖情结，这种情怀也体现在中国传统建筑之中。如通过门窗将自然景物引入室内，寓无限意境于有限的景物之中，门窗除了通行、采光和通风功能以外，还兼有“借景”的功能。另外，崇尚“宛自天成”，推崇素雅、朴实、自然，喜欢使用带有自身材质特点和色彩、纹理的竹藤家具、根雕家具、石雕、砖雕和木雕等，突出其自然本色和天然去雕饰的审美趣味。第四，在农耕社会，广袤大地为人们提供了维持生命的事物，人寄生于土地，死后又回归大地，自然产生了对土地的认同、依赖和尊崇，这种心理和观念表现在对建筑材料的选择上，就表现为对泥土的格外偏爱。

三 伦理性

中国人自古以来形成注重道德规范、注重和蔼、伦理至上，人格上坚韧执著、强烈责任感，与希腊、罗马所代表的注重个性发展、探究绝



对真理、自由、乐观，崇尚“力”与“美”的追求的西方文化个性有较大的差异。

同时，与西方文化所包含的特有的内在自我否定机制不同，中国人的伦理规范、道德体系、价值观念是延续的，具有传递性、伸展性、复制性的，其内核是一种自我肯定机制，缺少否定之否定的进化原生动力。这与中国属于以农业立国的古老内陆国家不无关系，相比之下，整个民族相对比较封闭、内向一些，文化的开放性、多元化特征相对弱一些。

作为早熟的文明，中国人注重理性，比较关注现世的道德理想、政治理想，较少涉及较为抽象的对世界本质的追问和探求，像老庄这样的哲学

家成为凤毛麟角的绝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现实理想则成为主流，其他如神话色彩的文化成果如《山海经》、《淮南子》则更加边缘化。中国人理性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德”，这种伦理道德的制约聚合力量，是构成民族性格的重要力量。加上统治者以礼仪、道德和

仁义的文化纽带带来治理、教化和凝聚国民，所以，中国民族精神有明显的伦理倾向，集中体现在中国民族精神的基本要素是对社会政治等世俗生活方面的“德”的尊崇。同时中国文化单一、稳定，在小农经济为主要生产方式的背景下，中国人重乡土，重宗族，偏于稳定与和谐的性格得以逐步形成，中华民族一方面坚韧执著，具有强烈责任感；另一方面，勇于探索、崇尚个性、追求自由的一面相对被削弱。

而这种伦理观念的集中代表，就是儒家思想。中国传统建筑在几千年间保持了风格和结构的基本一致，就因为它是和儒家的伦理观念相一致的。中国哲学淡于宗教而浓于伦理的特点，表现在建筑观念上，是并不信奉形而上学的神灵，也没有宗教超越的观念，而是切切实实地注重



河姆渡遗址干阑式民居复原图



现实，为现实人生提供一个居所。另外在设计与装修上，也充分显示了儒家伦理观念影响：一是严格的等级观念，表现在室间范围、结构形式、斗拱形制、色彩选用等方面，早在春秋战国，就对建筑用色作了明确规定；二是明确的秩序观念，强调布局的严整性，注意轴线的作用，主要空间和家具大都位于轴线之上，次要空间和家具依次分列至两侧。另外，我们知道，儒家伦理观念集中表现为重道德、助人伦和敦教化，并以“治国、齐家、平天下”为最高标准，而中国建筑的室内设计在装饰的形式和内容上，也大都具有或突出了教化的意义，比如壁画、雕刻、匾额、楹联、书画、挂屏、钟鼎、铜镜、文房四宝等，其中匾额、楹联尤有特色，既能从形式上供人欣赏，又能从内容上起到警世、自勉、烘托和点题等作用。

四 象征性

第一，中国人自古使用土木作为主要的建筑材料，土木的朴实无华、温馨亲切来源于农耕生活对土地的特殊感情，同时也来源于土木所象征的生命的过程性和恒久性。另外根据阴阳无形学说，黄帝位在中央，中央属土，土居中央，上下四方便会秩序井然，代表了一种四平八稳、有条不紊的社会秩序。

第二，我国古代木构建筑大屋顶那向上反翘的、柔和美观的曲线，反映了古人的审美理想。屋顶反曲线的出现最早大约在汉代，而在宋代，我国建筑屋顶曲线的发展达到了最成熟的阶段，一个屋顶上几乎找不到一条直线，呈现出强烈的向上腾起的动势。这种以曲线为美，追求动感的建筑文化，一直延续到明清。在我国传统美学中，动静交替、虚实相济等对比法占有较大比重，反曲向上的屋顶可以说是这一美学法则在建筑艺术中的主要表现。建筑是巨大的、静止的、向下压着地面的庞然大物，而反曲向上的大屋顶，四角起翘的屋角就赋予它很强的向上动感，也使实的建筑变得更为轻巧，两者相配合，就创造出一种亦动亦静、静中有动的艺术效果，这与中国人的传统审美心理是完全吻合的。这种对建筑的沉重感、下沉感

的反制与超越，也寓意着对现世生活的一种超越与提升。

第三，中华民族的审美习惯表现在完整性、情节性、含蓄性，比如：空间形式大多完整无缺，很少使用不规则形状，空间组合中喜欢形成序列、起承转合；空间分隔“隔而不断”，多用虚拟手法，如采用极有特色的碧纱橱、落地罩、飞罩、屏风、博古架、帷幕等，有很强的装饰性。

另外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习惯于使用象征和比喻、暗示的装饰方法。例如常用蝙蝠、鹿、鱼、鹤、梅等图案寓意福禄、年年有余，还多用“梅、兰、竹、菊”、“岁寒三友”等图案隐喻情操和品行。此外，石榴象征“多子多孙”，鸳鸯象征“夫妻恩爱”，松鹤象征“健康长寿”等手法也极为常见。还有，许多建筑的开间数、踏步数，都不是随意确定的，中国素有崇尚“阳数”（奇数）习惯，并以“九”为最尊贵，常常选用九或九的倍数。

上面我们粗略地梳理了我国传统建筑的文化精神，门窗作为建筑的组成部分，而且由于门窗多为木材制作，实物遗留无多，但是，门窗与建筑整体同在，亦步亦趋，因此，我有理由相信，梳理了建筑文化的头绪也就是清理了门窗在设计、制作上的理念与构想，追寻建筑的发展历史，也就是跟上了门窗时而清晰时而模糊、时而连续时而中断的脚印。

第二节 岑寂悠远 ——门窗的源头

虽然说“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我们当然不能以为横木之下就可以居住的，横木为门是要有屋子的存在为基础的，因此，要找寻门窗的源头，必须从古代先民的居住状况说起。

中国的历史，尤其是春秋、先秦以前，一般被认为是神话时期，中国的古代文明是四大文明古国中硕果仅存者，然而在历史年代的界定上，却



由于资料或研究的问题，对公元前841年以前的历史，缺少连续的、证据确凿的记录，相对而言，古埃及、古巴比伦的历史则可以上溯到公元前3000年以上。近年，随着考古研究的深入开展，夏、商、周的历史年代的轮廓逐渐显现出来，比较可信的历史基本可以上溯到公元前2070年夏朝的开始。再往前追溯，历史的真面目也就深深沉陷于神话、传说和迷信的重重迷雾之中了。

对于史前先民居住状况的探究，一是依据考古发掘和研究，二来也可以参照相关的史料。

我们知道，原始人群是居住在山洞里面的，比如距今5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在北京周口店的山洞中居住，属于旧石器时期。洞口是天然的进入通道和采光、通风的天然门窗。至于洞口是否有遮挡物已经无从查考。当然山洞是天然形成的，无所谓“建筑”，自然也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门窗”。

我们来看一下历史典籍中的记载：

“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式。上栋下宇，以待风雨……”
（《易经》）

“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五定所。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孟子》）

“古者，禽兽多而人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粟，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庄子》）

“上古之时，……有圣人作，构木以为巢以避群害，……号之曰有巢氏。”（《韩非子》）

“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增巢。”（《礼记》）



新石器时代陶屋



从上述记载我们可以知道，先民最早的建筑，应该是居所，而这个居所有两种，一是“穴居”、“营窟”，一是“巢居”。

至于为什么分为穴居和巢居，从上面的引文可以得知，一是因地势原因，另一个则是季节原因，另外也应该有地域的原因。比如，地势高则相对干燥，利于穴居，地势低，相对潮湿，则以巢居为宜；冬天穴居利于保暖，夏天巢居则相对风凉和利于保持干燥；北方降水较少，穴居相对合适，而南方雨水较多，则利用林木茂盛之利，选择巢居相对适宜。

那么，穴居和巢居的形态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根据考古发掘，在陕西省西安市附近的半坡村发现的距今5000~60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遗址，发现了很多史前建筑的遗址，有一些就是半穴居的古人类居住建筑，下面开穴，上面用支柱支撑做一顶棚，另在一边开通道为出入之门。上面有孔，可通风排烟。

甘肃武威出土的汉代陶楼明器



根据白寿彝《中国通史·第二卷》第二章记载：“半坡村落……居住区只揭露了位于围沟范围内的北边的一部分。这部分的房屋的门向，绝大多数基本朝南，即背向围沟。……”

“……和半坡所见情况一样，姜寨半坡类型村落也分为居住区、窑场和墓地三类遗存。……主要特点有三：其一，是环成圆形，北边的房屋门朝南开，东边的房屋门朝西开，西边和南边的房屋的门向，则分别朝东和北。总之，是背对围沟，面向位于中央的一约4000平米的广场。……”